

茅草文库

李传锋文集

③ 散文卷

李传锋



作家心中之神，

应是一个善神，

是一个美神，

我在写作中，

一直把山林写得很美妙，

把主人公写得很善良，

把动物写得很人性。

他们就是我的神，

我敬畏他们。

——《写爱情诗最能锻炼语言能力》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传锋 著

李传锋文集

③

散文卷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传锋文集. 散文卷/李传锋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8. 1
芳草文库
ISBN 978-7-307-19829-6

I. 李… II. 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6549 号

责任编辑:黄 殊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汪冰滢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3.25 字数: 426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829-6 定价: 138.00 元(全 3 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芳草文库》序

刘醒龙

武汉有一批年纪不算太老，但肯定不再年轻的作家，既往作品每出无不风行江汉，后来平淡了些。二〇一五年初，恰逢一场小聚，其间有老朋友提议给这些在文学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出版文集，且当场做出关键决策。老朋友提及的作家也是我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很有代表性。

世事流逝到今天，说一点不残酷是不真实的，说太残酷似乎也不科学。值此宁翔雁前羞跟牛后世风，普天下之莫不借口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是乡下俗语说的，人人都想一锄头挖出一口井。宁肯臭名远播，哪管丑态百出。忘却不该忘却的，强化不该强化的，是世情中一大不敬。这几年为一位已故作家出版文集，好不容易才成，一来二往之间，见识了足够多的现世生态。似这等才华出众的作家，若非上苍失察，弃之英年，敢不是当今文坛大旗一帜？同理，那些在喧嚣背后悄然尘封的作品，谁能说不是日后人有所诵的典范？天地同根，不是没有高下之分，而是天有天的 height，地有地的厚重。

常住武汉三镇之人，最能体会大江东去、流水落花深意。也是体恤的缘故，又于旷野之间留下高山流水千古知音，以为勉励，兼作念想。朋友提议，饱含诗情，深藏灵性。没有太多商量，三言两语之间，就达成共识，以《芳草》杂志名义，逐年排选，将这批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编成文集出版。只是由于执业所限，本套书只能以《芳草文库》相称，名头虽小，相信分量不轻。

哲学教会人们认知正确与错误，自然科学是要让人懂得成功与失败。然而，短短人生，包罗万象，其善其美，何止兴衰胜败！文学的存世与流传，其意义正是超然前二者，不以成败对错为目的，也不以卑微尊贵定价值。人非草木，却如同草木，这是文学理由之一，生命不能永恒，却绝对永恒，这是文学理由之二。文学根本理由是，协助芸芸众生在庞杂得无可把握的宇宙间，在神与鬼、灵与欲、虚与实等一切冲突与对立之间，寻找适合每一个体的美妙平衡。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五日

本卷目录

西望故乡篇

故乡五题	/ 811
鹤之峰	/ 817
鹤峰高中的回忆	/ 820
皇皇花烛	/ 828
鹤峰峒茶引	/ 832
心债	
——从《白虎寨》获奖说起	/ 838
湾潭秋月唱大风	/ 841

南窗裁云篇

《远去的诗魂》序	/ 847
闪耀着瑰丽的文艺彩光	
——《建始文艺丛书》序	/ 851
向鄂西深处凝神眺望	
——《五峰民族文艺丛书》序	/ 855
在类比中叙写乡村伦理的嬗变	
——读吴仕民《铁网铜钩》有感	/ 862
为振兴鄂西民族文学而努力	
——和吴道毅教授访谈录	/ 868
江城争唱“嗯哪嗯”	
——看首届湖北省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有感	/ 874

我师吾友篇

您始终擎举着民族精神的火炬	
——在贺敬之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词	/ 881
青山永在 碧水长流	
——泣悼良师益友碧野先生	/ 883
牧童与民族文学	
——玛拉沁夫印象记	/ 885
常忆京都夜话时	
——遥祭王愿坚老师	/ 892
见徐迟先生最后一面	/ 896
送黑丁先生远行	/ 904
学者诗翁真性情	
——送别黄曼君先生	/ 907
淑耘同志带我去采访	/ 912
作家书简五函	/ 915
三峡土家妹	/ 918
拼命三郎刘岱	/ 923
想起蔡明川先生	/ 927
怀念任清同志	/ 933
枫桥雅聚回忆	/ 937

艺海拾贝篇

初夜权及其他	/ 945
难忘那段岁月	/ 949
答《语文教学与研究》	/ 951
丁亥感言	/ 955
第一份合同书	/ 958
爸爸，今天中午您别回家	/ 961
关于族谱的断想	/ 964
百万字《武陵王》再现土家族千年秘史	/ 969
《我在省文联三十九年》出版感言	/ 972
关于《红豺》的赘语	/ 974

写爱情诗最能锻炼语言能力

——答杜李问

/ 976

青春做伴篇

欧陆随想	/ 989
狮子国记历	/ 991
卯洞三日	/ 1003
地下乐宫漫步	/ 1008
阁前三吟	/ 1018
也闯关东	/ 1023
难忘科尔沁	/ 1026
采撷一朵金达莱	/ 1030
八仙过海的地方	/ 1034
告别中堡岛	/ 1039
高山·大海·日出	/ 1042
雾雨庐山三叠泉	/ 1045
有惊无险话骑马	/ 1050
丝路拾趣（四篇）	/ 1053
魂泊大宁河	/ 1059
岷江出山口	/ 1065
巡洋舰日记	/ 1069
穿越美利坚	/ 1109
遥远的小村	/ 1140
九八荆江看水记	/ 1143

附 录

李传锋简历及主要文艺活动	/ 1157
李传锋主要作品集目录	/ 1165
文学作品获奖情况	/ 1167
省内外知名评论家对李传锋作品的评论摘录	/ 1168

西望故乡篇

故乡五题

故乡是关于童年的美好记忆，故乡是家族亲情的渊薮，故乡珍藏着少年的许多美梦。儿时不知穷滋味，且把故乡当做一块吮不完的贻糖。

汗褂儿

我从小就穿汗褂儿，矮领、对襟、布纽扣，两个荷包。这是我们土家山寨男伢的上衣，女伢穿大襟长衫。现在舞台上穿的那种装饰性很强的土家服饰只是保留了一部分元素，不适于在生活中使用。我的母亲是远近有名的裁缝，她给我哥哥姐姐缝的衣裤都很大，为的是多穿些时，大的穿了又给小的穿。我穿着哥哥的旧衣服玩泥巴、捉鱼、爬树、钻林子，很方便的。如果要到哪家去吃酒，母亲就把我的汗褂儿用草木灰洗一下，用米汤一浆，就笔挺了。

其实，我一直到上初中之前，还没有穿过真正属于我的新衣，我们家姊妹多，从来都是小的捡大的旧衣穿。我最小，母亲看重“断肠儿”，就把旧衣改制得格外精心，补疤都能补出花儿来，我也就感觉不出穿旧衣的别扭了。我考上初中前的冬天，母亲参加了乡村缝纫社，她精心给我做了一件厚厚的棉衣，当着不少人，我试穿了，都说好看，如果用我女儿现在的话说，那就像个“气包鱼”。那年我十三岁，第一次穿新棉衣，现在想来还浑身暖融融的。

后来进了县城，发现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裤，开始是兴列宁服，又兴假西装，又兴中山装，再兴青年服，“文化大革命”时流行黄军服，现在是西装和便装的天下。衣服的兴替其实是社会观念的兴替，几十年的衣着史倒有一条轨迹。那就是意识形态与衣着的逐渐游离，个人生活的选择度不断地自由和随意。许多少数民族的很有个性和特色的衣饰在这个轨迹中慢慢被融化和改变，趋同或变异，慢慢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

故乡的亲友们再也不穿补疤衣了，小孩子们已不知补疤为何物，一件新衣穿不到半年，又是独生子女，再没有人来接着穿了。女孩子对时装很感兴趣，五花八门，比着穿，看谁的衣好看。春花开放季节，山上山下，屋里屋外，你就分不清哪是花草哪是花衣。我们在外多年的人偶尔回一次故乡，大多会故意穿得旧一点，怕在贫穷的乡亲面前产生隔膜，这次回乡却失算了，村里不少人西装革履、花枝招展，我倒显得有些寒酸了。一个朋友对我笑说：“你在外面混了这多年，大小也是个官，你就不怕给社会主义抹黑?!”

衣服啊！最初是为了御寒，现在更多的却是一种装饰。它要把贫困的山里农民的生活装扮出一种崭新的韵味来。

包 谷 饭

那时候，不知道天下有海参、鱼翅，觉得有包谷饭吃、不掺草就是最大的幸福。就是吃草，经过我妈的手，苦味也少一些。我妈会做好多种包谷饭，特别是新包谷粑粑、包谷坨儿，至今还令人口馋，用汤调的浆巴饭、用甑子蒸的粉子饭、先煮后炕的大米焖洋芋饭，最好吃的是金包银，就是用包谷和大米混合着做，包谷是黄色的为金，米饭是白色的为银，包谷多大米少，做出来的饭就成了金包银。

那时候，村里水田少，产量低，吃米是小孩子的专利。我们家有一只拳头大小的瓦罐，只能煨一小把米，每天放在火塘边慢慢地煨，很香很香，米粥就是母亲的奶，小孩吃到两岁时，就要让给新添的弟弟或妹妹吃。从此，包谷饭就一直把我们兄弟姊妹养大。后来，我到了城市，城里人只会吃米和面，他们根本不会做包谷饭，我就很少吃到包谷饭了，但还是很想的，家乡的子侄们来武汉上学，带来了黄豆粉、洋芋粉、包谷粉，都是最好的礼物。

今年，我请创作假，回了一次故乡，心中想，这下能吃到包谷饭了，结果，我发现在亲戚们的餐桌上，都是吃的大米，不但没有包谷饭，连地里也很少种包谷了。

大哥告诉我，这些年，种烟的收入高，大田都种烟了，各家种一点包谷，除了尝尝鲜，全被外面来的客商买走了，剩下的要用来煮酒和喂猪。有几家干个体的，从外面运回来大米，想吃米，就去买一袋回来。

短短几年，故乡餐桌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菜半边粮的日子永远的结束了，吃草的日子成了孩子们的天方夜谭，大块的肥肉不再端上桌子了，海鲜有时

也走上农家的餐桌。故乡人的吃饭问题终于解决了啊！这是困扰山寨农民几辈子的大事，他们再也不用成天发愁一日三餐怎么办了。

我知道，包谷的营养其实比大米还丰富，是国际上抢手的食品加工原料和饲料，吃包谷长大的孩子是很结实的。可是因为加工技术跟不上，人们还是避繁就简，包谷食品没能得到很好开发利用。

村里有人办起了小吃店，卖面条、卖包子，卖馒头。小孩子们都知道饼干好吃，糖果好吃，他们除了吃一点新包谷外，是不肯再吃包谷饭了。最遗憾的是村里再没有像我妈妈那样能干的女人，能把野菜也弄得很香，能做出各种可口的包谷饭了。

山 泉 水

我们山里人从少是喝山泉水长大的，走在路上渴了，趴在泉眼边就喝，回到家里口渴，去水缸里舀一瓢水，咕嘟咕嘟灌下去，喉头烟消云散，快活至极，绝不会出现什么肚子痛、肠炎什么的，哪里像现在的小孩子们娇生惯养，还成天离不开罐装饮料、矿泉水。当然，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喝的就是矿泉水。

我的故乡在武陵山西部，山深林密，水土保持较好，山上到处有涓涓细流从岩缝中流出来，有的人家就从山上，用开槽的杉树或贯通的金竹做成“笕”，把水引到家门口，这是山民的自来水。1966年，大学关了门，我高中又毕了业，只好回乡搞生产，乡亲们见我文弱无力，夏天锄草时，常常就让我去给他们挑凉水，我就去附近的山洞或泉眼边挑那冰凉的泉水，让大家解渴，炎炎夏日，那就是我们的“冰冻汽水”。

我们村的山林经过了两次毁灭性破坏，一次是1958年“大炼钢铁”，后来一次是“分山到户”。“大炼钢铁”的事那是无知蛮干，不用说，改革开放的“分山到户”后为什么还出现乱砍滥伐？主要是当年政策多变，农民担心分了山守不住，就砍山卖柴。山林砍伐殆尽，大雨一过，就井干泉枯了。

几年前，村里花钱安装过一次自来水，那所谓自来水，只不过是把“竹笕”换成了铁管，天晴不久，便没有了水，冬天大凌结冰，冻住了还是没有水。祖祖辈辈，遇了大旱，人畜饮水都是大问题。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全村只剩磨石垭和梯湾里有一股细细的泉还没断流，各家各户轮着去接水，我跟父亲半夜打着火把去等水，挑回来的还是浑水，要放一夜，洗了菜再洗脸，然后给猪吃牛喝。我当时就梦想着什么时候能吃上城里的自来水多好！

这次回故乡，看到了政府拿出钱来专门解决贫困山区人畜饮水问题，再就是经过这些年，农村休养生息，山林又明显茂密了，水井的水位又在上升，山泉又开始在流淌了。可是，一些人家买了洗衣机，回去一试，水压不够。乡镇企业发展起来，对水的需求也不断增大。听说，梯湾那眼泉的水质特别好，五里镇一家酒厂派车来拖了去，煮出来的“双鹤春”酒还很有些名气。和村干部们谈起来，他们正筹划着要修水厂，要修一座真正的人工自来水厂，要把远处的泉水引过来，过滤，加压，然后送到机关、学校和各家各户。

水是农业的命脉，这是毛主席说过的千真万确的真理，没有水的地方就跟不产粮食的地方一样，人是无法生存的，这个道理都懂，但水和森林植被的关系很多人还不很懂。森林覆盖面积大了，植被丰厚了，相当于建起了天然蓄水池，清洁的山泉水自然就多了。

我捧起一掬泉水，慢慢地喝下去，仍然是那样冰凉的，甜甜的，充满了几时的滋味。

茅 草 屋

小时候曾经爬过几座高山，想看看山外的世界，但山外还是山，无法知道山外的世界，便以为天下人都住茅草屋，对那茅草屋还充满了感情。我大哥结婚时，在山湾里栽了几棵树杈当柱子，做了一只新茅草屋，我们就欢天喜地，跟现在人家洋楼落成一样高兴。

我们村上上了年纪的男人都是修茅草屋的能手，秋天，他们把漫山的茅草割倒，晒在山上，等晒干了就去挑回来，扎成小把，用来盖屋。大人能把很厚的茅草梳顺，上下三层，平展展的盖上去，用篾条穿扎，用木马牢牢地卡住，还在上面做出一些装饰，把近一尺厚的屋檐拍得刀切一样。经过他们做成的茅草屋，能管十年不坏，草上面长的树都有棍子粗了，还能不漏雨，冬暖夏凉。当然，穷困潦倒的家庭，床头屋漏无干处，是无力也无心来精心营造茅草屋的，因为做这种屋首先要对生活充满希望，是在苦中作乐，是在穷困的环境下美化生活，而且还要有一种工匠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扶贫力度不断加大，茅屋在一天天减少，瓦屋在一天天增多，再后来，牛都不住茅草屋了，很多古老的楼房被拆，修洋房子了，安了玻璃窗，有了电灯，荫树掩映，真正实现大诗人杜甫的诗意：“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了。

今年六月，我回到故乡，再也看不到茅草屋了，代之而起的是装饰一新的瓦屋，是一座座鹤立鸡群砖石结构的洋房子，不少家庭还添置了沙发、新式家具，屋里不是用水泥做了地平就是铺了地砖。灰尘满地的农家少见了，邈远的农舍变整洁了，人畜分居了。这是生活的改变，更是文明的进步，只可惜不少富有文化内涵的土家吊脚楼也在热热闹闹的建设中消失了。

回到城里，我又想，村里还有人能修茅草屋吗？修造茅草屋的本领可不要失传，村里要是能保留一两间茅草屋就好了。

岩板路

故乡人形容山路的词语是很多的，鸡肠路、手爬岩、岩壳路、九拐溜，等等。山里的泥巴路很难走，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只有山里的岩板路朴实坚韧，伴随山里人走过了世世代代的苦难，又引导着贫苦的少数民族人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小康之路。

小时候，我每天要走五里山路去上小学，而且风雨无阻。我没有书包，就背一个木匣子，没有雨伞，就戴一顶篾帽子，常常赤脚走在石板上，天晴热烘烘，下雨滑溜溜。上高小就只好去寄宿，上初中，得翻一座十五里下坡的大山，再走十五里山路，几个星期回一次家背吃食。上高中要到县城里去，要翻过三座大山，涉过一条南渡江，中途还得住一次客栈。山高林密路险，整整一百二十里山路，我们多次遇上过老虎和野猪。为了读书，我们坚持在岩板路上跋涉。

我走的是土司时期的一条茶马古道，当年，有许多驮运茶叶山货土产的马帮终日行走在这些石板路上，也有山外的客商和学士在这条道上进进出出，也有出山求学的土家儿郎曾经跟我一样跋涉。

山里的孩子是很难走出大山林的。我记得上小学报名时有二十多个同学，到上初中还剩几个人，等上高中时就只我一个人了，他们不是不会读书，他们不少人比我聪明，他们是因为家里已无力供学了。山里的路难行，不只是生活之路，读书求学的路也是相当艰难啊。

现在，时隔二十年，我的故乡已经通了公路，许多岩板路都被人遗忘了，印满人生苦难的岩板，默默地埋没在林荫或草间。村里也有了自己的小学，基本上消灭了文盲。从我之后，村里又出了好几个大学生，家家都有了中学生。交谈中，他们告诉我，一年的收入第一位的开支就是送学生读书，第二位是生产投资，第三位才是搞生活。他们说：养儿不读书，只像养头猪。这话说得难听点，

但乡亲们重视教育的心情是十分明白的。我想，再过几年，家家都会有大学生了。

村里已经通了公路，一条乡村公路从村中间穿过，每天都有各种车辆从村里开过，拖来百货和农用物资，带来各种信息和客人。学生上学都是坐车去来了。村长说，要致富先修路。他们正在计划着修一条宽敞笔直的柏油路。

一位儿时的朋友对我说，什么是农民的小康？小康就得看农民的衣食住行。喝酒要冒气的（啤酒），抽烟要过滤的（高级烟），走路要脚不沾地（自行车、摩托车），屋里还要一个唱戏的（收音机、电视机）。他是在用农民的语言来描绘幸福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十年了，农民的这个要求不算高，许多地方，这个标准差不多已经达到了。我们的四化建设正在健康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战取得了节节胜利。我坚信，只要实现了中国农民的小康，就会有我们全中国的小康。

1997年9月2日

鹤 之 峰

鹤之峰。位于武陵山南端，澧水支流溇水的上游。鹤峰原属容美土司，清雍正十三年改土归流，始置鹤峰州，一九一零年改称鹤峰县。《辞海》中写道：“鹤峰，境内多山。富林、矿资源，农产品有玉米、稻、豆类、小麦、薯类、茶叶，并产多种药材。”《辞海》这一条目的撰稿人疏忽了一个重要事实，鹤峰是因为山上多白鹤而得其名的。

从容美土司时代起，八峰山下就流传着关于白鹤的传说。某年清明时节，正是万绿吐翠，八峰山下的土家人便载歌载舞，开园采茶。千里之外的武当山上的太乙真人闻到了容美茶的清香。太乙真人派他的白鹤童儿到容美土司来学做茶。白鹤童儿做出的容美茶用龙井的泉水冲泡。袅袅热气便幻化为一对白鹤从茶杯里冉冉飞升，容美茶的异香与幻景因此惊动了皇帝。聪明的白鹤童儿学会了做茶，也跟美丽的土家茶姑相爱了。这件事惹起了土王的妒意。当白鹤童儿和茶姑新婚的时候，土王设计使一对新人跌入了龙井。白鹤童儿和茶姑因此变做一对白鹤，从井中飞出，歇在八峰山上，它们舍不得离开容美山乡，成天“鹤鹤”地叫，鹤峰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鹤因为有了峰，便有了歇脚的地方。峰因为有了鹤，就显得秀美壮丽。鹤之峰下，茶姑很多，白鹤童儿也多。但等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学摘茶的时候，却极少见到白鹤了，因此，我特别记得第一次看见白鹤的情景。

那是一个深秋的月夜，山村上空忽然响起了一阵风声鹤唳，全村老老少少都因此起了床。清晨，打开门一看，村子的水田里奇迹般地出现了一群雪白的大鸟，整个村子立刻为此欢腾起来。

这群白鹤大概是从北方飞到南方去过冬的，长途跋涉已使之十分疲倦。当它们从云端发现了万山丛中的这块绿洲，便情不自禁按下云头，前来化缘。

鹤群散落在水田里、池塘里、草泽中。这里的山好水好，四面的山和山顶的云把倒影映在水底。鸟儿们怔怔地看着水底的景象，一时也分不清天上人间，很是发了一阵呆，算是清醒过来，便雀跃不止，然后，缓缓漫步，悠然啄食，然后又扇翅，又理毛，又交颈，又唱歌。

青翠的山峰护卫着一个恬静的山村，山村是一块小小盆地，一座座做工讲究

的吊脚楼依山而立，楼前便是肥沃的田地、幽美的池塘，到处可见茶树、竹林之类。在淡蓝的炊烟之中翩翩起舞着一群洁白的鹤。其情其景，胜似福地仙乡。我那时便产生了对家乡的无尽的眷恋，心里头却想，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么优雅纯洁的鸟儿。它们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

过了两天，大约又是清晨，天空又发出一阵骚动的响声，等我跑出屋子，鹤群已经升到了空中。这时，我忽然听到在深草池塘里发出一声声哀哀的呼叫，有一只白鹤没有起飞，它朝着远去的鹤群一个劲儿地叫唤着。

《诗经》上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果然不错，这呼唤之声居然追上了天空的鹤群，有一只白鹤从天外飞回到池塘里来了。十分清楚，回来的是一只健壮的雄鹤，它们可能是一对勇敢的鸟儿，或者是一双母子，它们想留在武陵山中过冬，开拓一片新的生活。这真是两只勇敢的鸟儿啊，村子里的女人们因此大受感动，说这扁毛畜生竟这般有情有义。

村里的老人们都是避乱进山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善良无比，从祖宗那里就一代一代地告诫不要伤害白鹤，说白鹤童儿一来，老人就能长寿，茶姑就能得到如意郎君，儿孙中就能出鹤鸣之士。老人说的话，相当于最高指示，谁还敢加害于白鹤？我们这些“泥猴儿”本来就像贵州的老虎突然见到庞然大驴，无端地产生许多的崇敬，白鹤们因此得以安居乐业。

又是一个落英满地的时节，这两只白鹤在池塘边的柳树上匆匆做了一个窝，过了一段时间。幼鹤出壳了，大鹤四处采食。居住在附近的乌鸦可不高兴了，那是一群穿着黑色丧服的泼妇，它们围在鹤巢的周围，从这根树枝跳到那根树枝，大喊大叫，多嘴喜鹊也跟着起哄，它们硬是把一只幼鹤从窝里掀出了窝，掉下树来，栽进了庄稼地。

狮毛狗跑过去了，我也追过去了。幼鹤身上还是稀稀的一层毛，骨节儿瘦而长，抖抖的站不稳，惊恐的眼发出了乞怜的光。我本想把它弄回去饲养，那样子却瘦弱得可怜，也实在难看，我就爬上树把它送回了鸟窝里。

子夜，母鹤在幽深的草泽里鸣叫，可以听到幼鹤在呼应。幼鹤的形象搅得我一夜未能入眠，一个那样的丑，一个那样的美，这是为什么呢？

后来，村子里又来了一些鹤，特别是来了几只灰色的鹤，这几只灰鹤，嘴夹子长而直，腿杆儿更长更直，披着一件灰黑色的大氅，慢慢地在水泽里散步，很有点绅士风度。它们从不到山边的老堰塘里，也不到旱地里捉虫。这些家伙会一手绝技，一米多高的腿支撑着身子，能单腿独立，树桩似的，一站就半个钟头，纹丝儿也不动，也很少看见它们跳交谊舞。老人们不叫这种鸟为鹤，而叫它“青桩”，我从没见识过这种鸟儿，它太高傲了，太自信了，不像我认识的白鹤。